

台湾布农语丹社群方言状况¹

Rik De Busser

RCLT, La Trobe University

rdbusser@gmail.com

1. 简介

本文简单介绍了布农语，一种存在于台湾岛上的南岛语。其中主要关注的内容是丹社群的方言，这也是作者在过去五年中所做研究的核心（De Busser (2009b), De Busser (2009a), De Busser (2010)）。本文首先讨论了台湾南岛语的状况。第 2 部分包括布农文化状况的简短介绍，布农语的空间分布，以及该语言各个方言的概览。第 3 部分集中讨论丹社群，即布农的五种方言之一。这部分包含丹的音韵学和形态句法学内容，并详细描述了该方言的濒危状况。

1.1. 台湾的南岛语

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台湾岛上共有约 505,000 名原住民，即人口总数的 2.1%。它们共分为 14 个土著群体，如表 1 所示。

部落	人口	部落	人口
阿美族	178,067	赛德克族	(10,000)
排湾族	85,718	邹族	6,585
泰雅族	71,452	赛夏族	5,698
布农族	50,156	雅美族	3,513
太鲁阁族	24,578	噶玛兰族	1,172
鲁凯族	11,684	邵族	647
卑南族	11,367	撒奇莱雅族	343
		总计	494,318

表 1-台湾原住民群体，按照人口数量排列。²

历史上，所有这些都曾经使用南岛语。但现实中，每个群体中的南岛语使用者数量都相当低。虽然无法获得具体的数字，而且语言的流利程度也和各地环境以及“流利”的定义有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每个群体中都只有不超过 60% 的人仍然可以流利地使用他们祖先的母语。向年轻一代的传承（基本上）已经完全停止，尽管最近各地兴起了若干进行母语教学的计划。

¹在此我要向杜静一和赵琛表示感谢，他们帮助我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

²数据来源为 CIP (2009: Table 7)。Sediq 尚未得到分类数据，但是据了解他们的总人口约为 10,000。

1.2 历史意义

所有的台湾土著语言都处于濒危状态，这是一件让人惋惜的事，因为有证据表明，它们很可能是南岛语家族残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成员。关于南岛种族扩展到太平洋地区的理论之中，最为广泛接受的是“出自台湾”假说，该假说认为在约 6000 年前，亚洲大陆的南岛人祖先开始从中国南部（可能是由福建）穿越了台湾海峡。他们定居在台湾岛上，时间长达近一千年，在此期间，他们可能分裂成了数个不同的种群。其中一些人发展出了高级的航海技术，在约 5000 年前，他们离开了台湾岛，来到了菲律宾北部的 Luzon。再由此处，他们开拓到菲律宾南部，在距今约 4000 年前，他们进入了尚无人定居的太平洋群岛（证据参见 Bellwood (1984-1985), Bellwood (1997), Gray et al. (2009), 及 Renfrew (2009)）。

以语言学观点看来，这一情形可能预示着南岛语家族（现今包含超过 1200 个成员）最初是从中国大陆东南起源的，而且台湾的南岛语（或称台湾语）位于南岛语分支的最底层。Blust (1999) 假定台湾语代表了南岛语分支中的九个不同的主要分支，其他的分支为台湾以外的所有南岛语的源头（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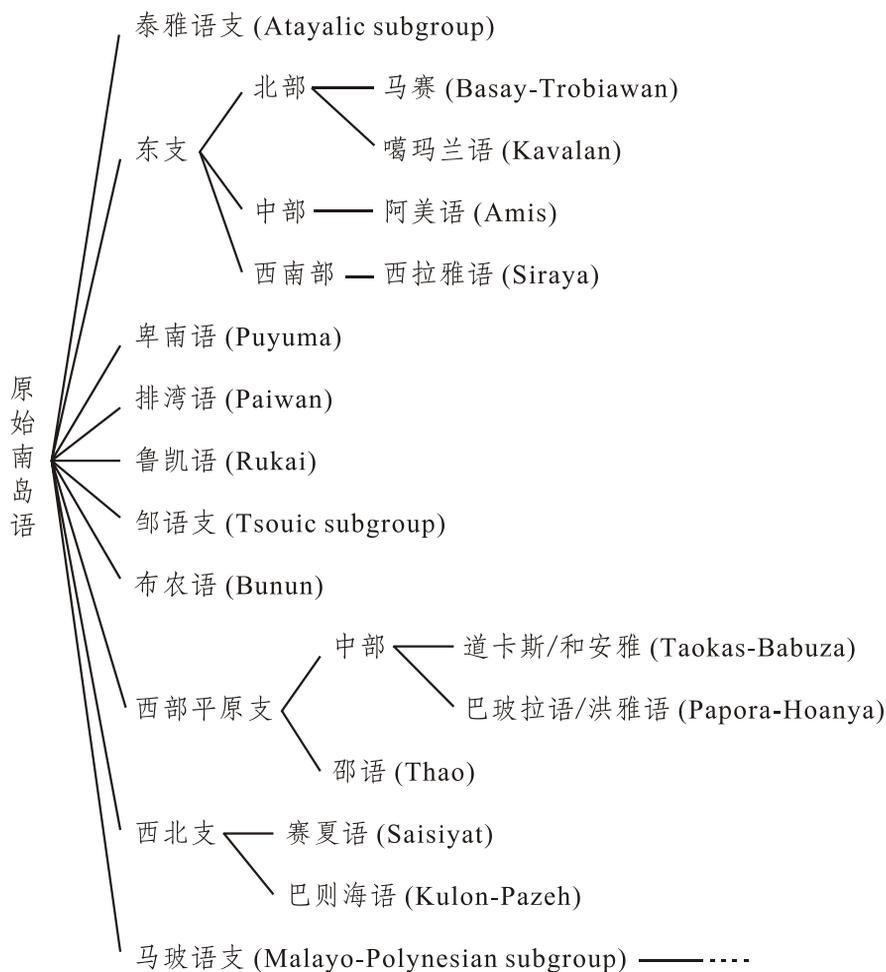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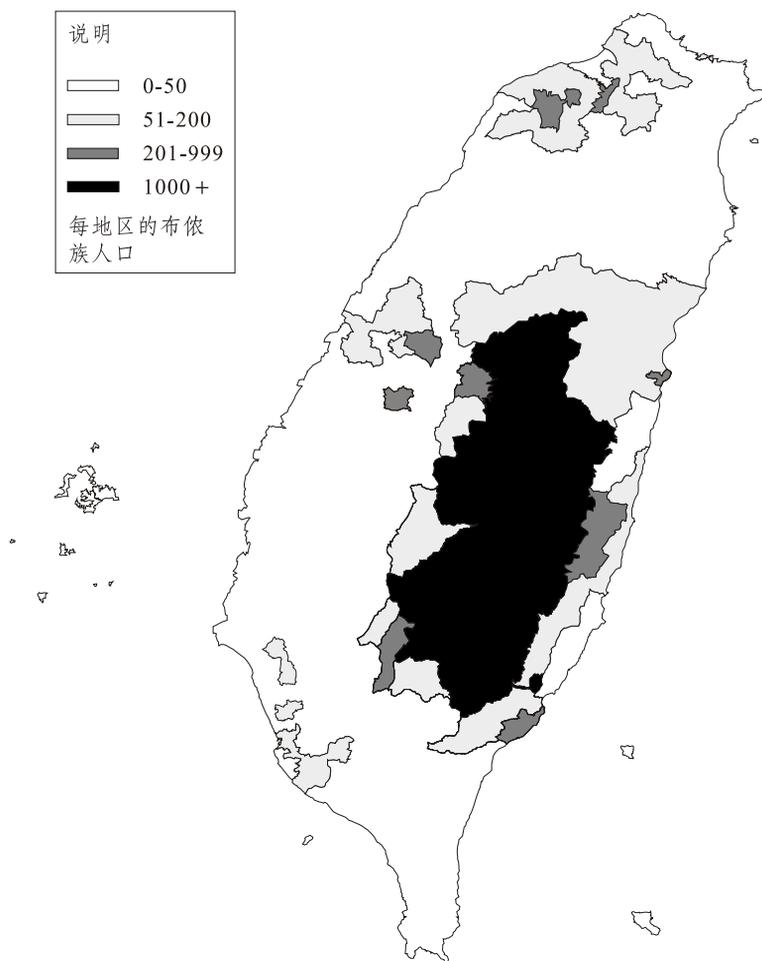
图 1 - 台湾语言和南岛语支，根据 Blust (1999)

2. 布农语

2.1. 布农族

布农族拥有 50,156 名成员，是台湾原住民中第四大的部落。在日本侵占之前，布农人以村落或小家庭群落为单位，过着半游牧的狩猎采摘生活，他们分布在台湾中部山区的北部和中部。部落间的战争时有发生，互相猎取人头的事也并不罕见，不过在 19 世纪末基督教传入之后，这一习惯逐渐消亡。布农社会为父系社会，婚姻也为从父系居住。作为猎手和凶猛的战士，他们具有很高的名望，另外他们对外来者比较排斥。在日本占领期间，他们成为了日本政府和谈计划的对象，并最终被迁移到集中于低地的村庄中。

最近几十年间，台湾的许多原住民搬进了城市。然而，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现代布农人难以割舍对大山的依恋，更喜欢住在台湾中部和西部的山里或靠山的村镇里，如地图 1 所示。



地图 1—布农人在台湾的分布，数据来源 CIP (2003)

地图中黑色的区域表示布农族的中心地带，它北起南投县的仁爱乡，南至台东县县的延平乡。这些区域全部在山里或者靠山，因此直到不久前它还比较闭塞。

布农的社会传统中并没有阶级和集权的领导者。在需要作出重大决定时，他们会首先向一个选举出的长者团体（类似的社会组织在对已灭绝的原住民群体 Sire 的描述中也存在）征询意见，然后经表决以多数决定。如果在战争或者狩猎时需要一个领导者，那么这个人通常是当时在此项工作中经验最丰富的人。评判他是不是一个好战士或猎人的标准，是他在以往的任务中所获得的人和动物的头骨总数（Huang (1995) 将其称为伟人模式）。

布农文化的一个特殊之处是，它发展出了（明显独立于其他书写系统的）一套符号记录的方法，人们将其刻在木头上，用来记录重要的事件和阴历的周期。下面是一个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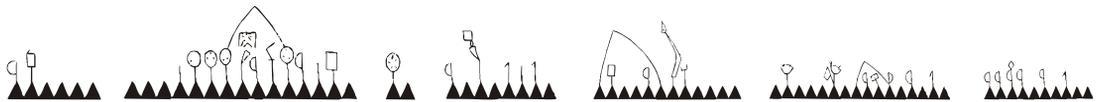


图 2- 布农阴历的示例

每个三角形表示一天，三角形的弧表示每月中允许狩猎的时间，而用线条画出的几何形体表示允许或禁止某些特定的农业活动。

2.2. 布农语及其方言

像我们在第 1 部分里看到的，布农语有很大可能是南岛语家族中最主要得分支。传统上它被分为五个方言，对应的是布农族的五个氏族。一般来说，这些方言被归为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分支，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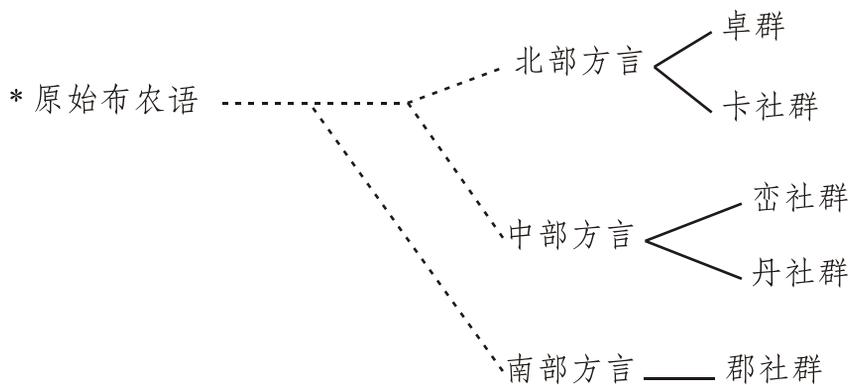


图 3- 布农方言分类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日本的人类学家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区分（参见如 Ogawa & Asai (1935:585ff)），其主要依据可能是人类学以及语言学的信息。然而此后迄今并没有广泛性的方言比较研究，不过 Li (1988) 是作者所知的唯一一位进行过布农语方言比较的学者，他的结果也证实了上述分类。

各个方言中词汇、语音和语法上的差别都相当大，它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理解。大多数氏族能够理解郡社群 (Isbukun) 的方言，然而其主要原因是圣经的翻译受到了郡社群的方言语的很大影响，所以它已发展成了一种超方言的标准。

3. 丹社群方言

丹社群的方言使用者不足 1700 人，他们居住在台湾岛西北部南投县和东部花蓮县的村落里。在中部的两个方言中，它是较小的一个，而另一个是峦社群方言（参见表 3）。下面作者将给出关于丹社群方言的语音与形态句法的简短概述。

3.1. 语音

丹社群方言有三个常用元音 /i u a/ 第四个元音 /e/ 使用频率要低很多，只在感叹词和少量借词中出现。三个基本元音可以出现在六个元音组合中(/ai/, /au/, /ia/, /iu/, /ua/, /ui/)，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是双元音，然而从语音组合学(phonotactic)角度看，它们只是顺序排列的独立元音。

该语言中一共有十七个辅音：

	双唇音	唇齿音	齿音	齿槽音	软顎音	小舌音	声门音
塞音	p			t	k (g)	q	ʔ
带喉塞音	ɓ			ɗ			
鼻音	m			n	ŋ		
擦音		v	ð	s			h
破擦音				(tʃ)			
边音				l			

表 2 - 布农语丹社方言的辅音

浊化的内爆音在世界语言中很少见，它们没有与之发音部位对应的清音。内爆音有时会被发成爆破音，在内爆音出现在元音之间时，这种情形尤为常见。塞擦音 // 在丹社群方言中相对较少被使用，几乎只用在来自布农语其他方言、日语以及其他台湾土著语言的借词当中。丹社群方言大量运用词干重叠、CV 重叠（词首的辅音和元音重叠）和 Ca 重叠（词首的辅音重叠，重叠部分与原词干之间插入一个元音 a ）。

词干:

固有(*inherent*):

lulvuv ‘风’

Generic:

maq ‘社麽’

>

maq-maq ‘不管什麼’

CV:

增强式 (*intensifying*): *tamasað* ‘强’

>

ta-tamasað ‘非常强’

惯常式 (*habitual*): *maun* ‘吃’

>

ma-maun ‘惯常地吃’

继续式 (*continuative*): *baðbað* ‘聊’

>

ba-baðbað ‘连续地聊’

分配式 (*distributive*): *lusqu* ‘搬到’

>

lu-lusqu ‘搬到不同的地方’

复数 (*plural*):

uvaðlað ‘小孩’

>

u-va-vaðlað ‘小孩(复数)’

Ca:

有人性 (*human*):

hima ‘五’

>

ha-hima ‘五个(人)’

与其他布农方言不同，丹社群方言有一个特征：即使在陈述句中也倾向于使用升调。

3.2. 形态和句法

丹社群的布农方言属于粘着语，语法关系主要标记在中心语上。它与其他布农方言以及台湾一些其他南岛语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其复杂的动词形态变化。迄今为止，作者已经记录到了超过 200 个动词词缀，其中大部分都是前缀。它们可以起到各种不同的作用，如下例所示。

时貌语气:

<i>na-</i> ‘非实现(irrealis)’	<i>siða</i> ‘拿’	→ <i>na-siða</i> ‘要拿；将拿；必须拿’
<i>-aŋ</i> ‘进行式’	<i>taldanav</i> ‘洗澡’	→ <i>taldanav-aŋ</i> ‘还在洗澡’
<i>-in</i> ‘完成式’	<i>taldanav</i> ‘洗澡’	→ <i>taldanav-in</i> ‘洗澡结束了’
<i>-in-</i> ‘过去时’	<i>sadu</i> ‘看’	→ <i>s-in-adu</i> ‘看过’

参与者呼应 (Participant cross-reference [CR]):

<i>-Ø</i> ‘行为者呼应 (agent CR)’	<i>qulut</i> ‘切’
<i>-un</i> ‘经受者呼应 (patient CR)’	<i>qulut-un</i> ‘切 (事物)；被切’
<i>-an</i> ‘位置呼应 (locative CR)’	<i>qulut-an</i> ‘切 (在特定的地点)’
<i>is-</i> ‘工具呼应 (instrument CR)’	<i>is-qulut</i> ‘用工具切’
<i>ki-</i> ‘领受呼应 (beneficiary CR)’	<i>ki-saiv</i> ‘切给 (某人)’

方位格:

	<i>han</i> ‘去，来；位于’
<i>i-</i> ‘在’	<i>i-han</i> ‘位于 (固定的地点)’
<i>mun-</i> ‘到’	<i>mun-han</i> ‘到...去’
<i>sau-</i> ‘到...里’	<i>sau-han</i> ‘去到...里，到达’
<i>maisna-</i> ‘从’	<i>maisna-han</i> ‘从...来’

动词类型 (Event type):

<i>ma₁-</i> ‘动态动词 (dynamic verb)’	<i>tasʔi</i> ‘造’ → <i>ma-tasʔi</i> ‘造’
<i>ma₂-</i> ‘状态动词 (stative verb)’	<i>diqla</i> ‘不好，坏’ → <i>ma-diqla</i> ‘不好，坏’
<i>min-</i> ‘表始动词 (inchoative verb)’	<i>qansiap</i> ‘了解’ → <i>min-qansiap</i> ‘开始了解’

使动 (Causative):

<i>pa-</i> ‘动态使役动词’	<i>ma-dajað</i> ‘帮助’ → <i>pa-dajað</i> ‘使 (某人) 帮忙’
<i>pu-</i> ‘指向使役动词’	<i>mu-dan</i> ‘go to’ → <i>pu-dan</i> ‘引起/强迫/叫 (某人) 走’
<i>pi-</i> ‘状态使役动词’	<i>ma-sihal</i> ‘good’ → <i>pi-sihal</i> ‘使发生好的事情’

事件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events):

<i>mis-</i> ‘指示燃烧的事件’	<i>tabað</i> ‘烧毁’	→ <i>mis-tabað</i> ‘烧毁’
<i>tin-</i> ‘指示震动的事件’	<i>vuqvuv</i> ‘发抖’	→ <i>tin-vuqvuv</i> ‘发抖’
<i>pala-</i> ‘指示分离的事件’	<i>vaivi</i> ‘不同’	→ <i>pala-vaivi</i> ‘划分’

动词化:

<i>pu-</i> ‘打猎’	<i>vanis</i> ‘山猪’	→ <i>pu-vanis</i> ‘猎山猪’
<i>maqu-</i> ‘作为工具’	<i>hima</i> ‘手’	→ <i>maqu-hima</i> ‘使用手’
<i>malas-</i> ‘说’	<i>bunun</i> ‘布农’	→ <i>malas-bunun</i> ‘说布农语’

...

该方言中有两个主要的词类：名词和动词。所有的形容词都是状态动词的子类，而其他词类（除了语篇连接词（discourse markers and conjunctive particles）以外）都可以根据它们与名词或动词的相似程度予以定义。

丹社群方言中没有副词，虽然有一类词用典型的类似动词的形式来表示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大多数“状语”的概念由一大类助动词来表示。助动词也被用于描述许多体、态的概念以及否定。

- (1) Daukdaukʔas mudadan!

daukdauk-ʔas mu-<da>dan

慢慢-2S.F ALL-<REP>-走

‘你要慢走。’(i.e.‘不管你走到哪里，你要慢慢地走。’)

- (2) Muqnaŋ sak laupaku taquki [...]

muqna-aŋ sak laupaku taqu-ki

接下来-PROG 1S.F 现在 说-DEF.SIT.PROX

‘接下来，我要解释 [我以前的生活大概如何。]’

布农各方言以及其他很多南岛语（参见如 Himmelmann (2006) 和 Gil (1994)等）的特征之一是词类的边界非常模糊。大量的名词和人称代词都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动词的位置上，并获得动词的形态变化；许多动词也可以出现在正常情况下名词的位置。

语法成分和词缀的省略也很常见，特别是在提供信息或非常实用性的对话中，一个从句常常可能被省去所有的内容，只留下动词词根，而仍能成为一个语法意义上的句子。

(3) Ni-aŋ-ak pasiða binanau?aǎ
 NEG-PROG-1S.AG 娶 女人
 ‘我还没娶（一个女人）。’

(4) Ni-aŋ pasiða
 NEG-PROG 娶
 ‘我还没娶（一个女人）。’

(5) Ni siða
 NEG 娶
 ‘我还没娶（她）。’
 或：‘我不（要）結婚。’
 不：‘我还没娶（一个女人）。’

例如，如果对话双方清楚是谁将要与谁结婚，那么在例(3)中他们可能不会说出第一人称代词以及宾语（*binanau?aǎ*）。在非正式的谈话中，例(4)可以进一步简化为例(5)的形式，移除所有词缀的形态变化（*pasiða*“结婚”是一个经过形态变化的复合词，由 *pa-*“高施动性”和 *siða*“获得”组成）。

4. 语言使用及濒危状况

目前尚无任何关于属于丹社群人口或者丹社群方言使用者的详细数据。不过表3给出了在花蓮縣和南投縣已知的丹社群村镇居民的大致数量。

根据人口统计，在馬遠村的行政区住有 1456 名丹社群人，基本全都是布农人，在奇美村有大约 129 人，为布农和阿美族混居。据说在南投縣的四个村镇中，共有丹社群人 100 人左右。于是丹社群方言的使用人数上限就在 1685 左右。

地名	布农语名	丹社群 居民人数
花莲县万荣乡马远村	Bahuan / Kunuan	1456
花莲县瑞穗乡奇美村	Kivit	129
地区总数		1585
南投县信义乡地利村	Tamađuan	?
南投县信义乡潭南村	各异 ³	?
南投县信义乡双龙村	Tibaun	?
南投县信义乡新乡村	Sinabalan	86
地区总数		约 100
总数		约 1685

表 2- 丹社群的村落

居住在南投县的丹社群人绝大部分都长期居住在与其它布农氏族(主要是巒社群)混杂的村镇中, 很多人已经转而使用巒社群方言。在所有丹社群中, 向中文普通话(偶尔也有闽南话)的平稳转变过程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作者并未遇到丹社群(或者普遍地说, 布农语)的单一语言者。在馬遠村和奇美村,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他们被屏蔽于中文的主流文化之外, 只有一些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对中文普通话完全没有了解。然而由于他们大多成长于日本占领时期, 他们接受过日语教育, 并可以流利地说日语。

年龄在 50 到 75 岁之间的人通常受到过普通话教育, 不过在家里他们通常还是说丹社群方言。他们可以流利使用自己的母语, 然而在日常对话中, 即便是与同年龄段的家人朋友交谈, 他们往往也会交替使用丹社群方言和普通话。

在 40 到 50 年龄段, 多数人仍然可以基本流畅地用丹社群方言同老人交谈, 但是很大一部分都用普通话彼此交谈。

30 岁到 40 岁的人在与同年龄人交谈时, 从不长时间使用布农语, 尽管有些人在家里仍然用它与父母长辈交流。这一组中几乎所有人关于他们母语的完整知识。而最年轻的一代已经不再拥有关于他们祖先语言的主动知识, 只剩下了一些孤立的词汇和简单的句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仅使用中文普通话, 对他们父母和祖辈的语言也少有兴趣。

³ Tan-nan 及其村落在布农语中有以下多个名字: *Laiđuan*, *Masulili*, *Malavi* 和 *Maņudavan*。

年龄	流利程度			使用	其他语言
	完全	半	不		
>80	所有			一直使用布农语	日语
50-75	所有			布农语和普通话混用	普通话
40-50	部分	部分		只对老人和家人使用布农语	普通话
30-40	很少	部分	很多	有时使用布农语，多数时候使用普通话	普通话
20-30		部分	大部分	(几乎)从不说布农语	普通话
<20			全部	从不说布农语	普通话

表 3 丹社群居民母语的流利程度、知识和使用

根据对语言流利的确切定义的不同，根据作者的估计，目前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丹社群人有关于其方言的主动知识。

缩写字

1S=第一人称单数；2S=第二人称单数；AG=行为者(agent)；ALL=往...的方向(allative)；DEF=定冠词(definiteness marker)；F=主题(focus)；NEG=否定(negation)；PROG=进行式(progressive aspect)；PROX=接近(proximal)；REP=反覆式(repetitive aspect)；SIT=指示情况(situational)

参考书目

- Bellwood, Peter. 1984-1985.** A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 origins, *Asian Perspectives. A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16 (1), 107-117.
- Bellwood, Peter. 1997.** *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 Revised Edi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Blust, Robert A. 1999.** Subgrouping, circularity and extinction: some issues in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n Elizabeth Zeitoun & Paul Jen-Kuei Li (Ed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p. 31-9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CIP. 2003.**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2002*. Taipei: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 CIP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 2009.** 《98年1月台闽县市原住民族人口》. [Transl: *Aboriginal Population of the Counties and Cities in Taiwan and Fujian, January 2009*,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Executive Yuan]. Available at: <http://www.apc.gov.tw/>, retrieved on 9 March 2009.
- De Busser, Rik. 2009a.** Doing things together in Takivatan Bunun. In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Coordination and Comitativity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p. 249-260. Taipei, 7-8 November 2009.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De Busser, Rik. 2009b.** *Towards a Grammar of Takivatan: Selected Topics*. PhD dissertation at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 Australia.
- De Busser, Rik. 2010.** *Towards a modular analysis of argument alignment in Takivatan Bunun*, article submitted to *Lingua*.
- Gil, David. 1994.** The structure of Riau Indonesian, *Nordic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7 (2), 179-200.
- Gray, R.D., A.J. Drummond & Simon J. Greenhill. 2009.** Language phylogenies reveal expansion pulses and pauses in Pacific settlement, *Science* 323 (5913), 479-483.
- Himmelmann, Nikolaus P. 2006.** Lexical categories and voice in Tagalog. In Peter Austin & Simon Musgrave (Eds.), *Voice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p. 247-293.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 Huang, Ying-Kuei. 1995.** The "Great Men" model among the Bunun of Taiwan. In Paul Jen-Kuei Li, Cheng-Hwa Tsang, Ying-Kuei Huang, Dah-An Ho & Chiu-Yu Tseng (Eds.), *Austronesian Studies Relating to Taiwan*, p. 59-107.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Li, Paul Jen-Kuei. 198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nun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9 (2), 479-508.
- Ogawa, Naoyoshi & Erin Asai (小川尚義 & 淺井惠倫). 1935.** 《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 台北: 台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 [Transl: *The Myths and Traditions of the Formosan Native Tribes*. Taihoku: Taihoku Teikoku Daigaku Gengo-gaku Kenkyu-shitsu.]
- Renfrew, Colin. 2009.** Where bacteria and languages concur, *Science* 323, 467-468.